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

——為什麼赤腳慣了踩在銳石上不知痛？

◎王明珂

為什麼一個經常受歧視的人，久而久之，對他人的侮辱性話語行為變得毫無反應？為什麼我們相信一個「歷史」，即使那「歷史」讓我們成為原住民、少數民族、新移民、勞工階級、女性，並成為征服者、主體民族、老居民、男性與資產階級之外的社會邊緣人？為什麼一個赤腳走路已習慣的人，踩在尖銳的礫石上不覺得痛？

人的神經系統具有反射作用，能透過身體末端的感觸神經將外界刺激訊息傳達到腦部，然後讓我們很快的作出反應，避免身體涉入危險。這就是為何我們赤腳踩到太燙或太尖銳的東西，我們的腳會很快的抽回。然而我們的身體也有保護自己、習於外在環境的作用，所以經常赤腳走在銳石上，腳底會生出一層老繭來隔絕外來的刺激與痛楚。經常受歧視辱罵的人，心上也生出一層老繭，以避免太多外來的侮辱刺激讓心淌血。

更經常的是，我們以知識體系建立起一個虛擬世界，人們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個大蠶繭裡。在這樣的世界裡人們有歡笑、挫折、悲傷、憤怒，但一切都理所當然。人們對於操弄這虛擬世界的真實世界毫無所知，自然對造成自己憤怒與悲傷的根源力量毫無反應；或者更糟的是，我們的反應只是讓這虛擬世界更「真實」而已。

歷史與「歷史」

說得明白點，「歷史」便是建立此虛擬世界的重要知識之一。譬如，若一部美國「歷史」開始於英國移民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洲，以及隨後百餘年更多歐洲移民來到被稱為新英格蘭的美國東岸地區，在此形成美國最早的十三州。若我們將此當作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起點，那麼原來居於本地的「印地安人」便成了被征服者，較晚來的非洲裔、亞裔成了新移民。經過兩三百年後，若人們還相信並強調這樣的「歷史」，自然人們也相信一個 10 歲歲的歐裔美國青少年比一位 80

歲的美國老華人更有資格自稱是「真正的美國人」。以上「歷史」，哪一點不是歷史事實？我們相信這些歷史事實，因此不得不接受自己邊緣的或優勢的社會身份？

然而，並非如此。那些事件為歷史事實是一回事，但它們被組構成一個「歷史」又是另一回事。譬如，美國「歷史」也可以寫成：原來北美洲有許多土著在此各佔地盤、相互爭戰，他們有些是印地安人的後裔，有些是歐洲移民之後，自從我們的英雄祖先從非洲（或亞洲）來到這兒之後，開始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歷史」也沒有虛構的成份。然而相信這「歷史」，美國的族群關係將與今日不同。所以，並不只是歷史事實造成「現在」，而應是歷史事實造成部分人掌握社會權力及歷史記憶，歷史記憶讓人們生活在「現在」之社會現實中。

這就是以上說的，我們生活在歷史記憶（以及其他知識記憶）造成的虛擬世界中而渾然不知。因為我們活在「歷史」（指人們對過去的記憶與敘事）規劃的社會現實中，而社會現實又是如此真實，因此人們不懷疑「歷史」——我們以為「歷史」便等於歷史事實。這也解釋了一個謎團——無論是中文裡的歷史，或英文裡的 history，都是一詞兩義：過去真正發生的歷史，以及人們記得的、敘述的、書寫的「歷史」。法國詮釋學者保羅·利柯（Paul Ricoeur），曾注意此一現象，並以人類普遍的歷史性（historicity）來解釋它；他稱，「歷史性只是指一個基本但切要的事實，我們創作歷史，我們沉浸其間，我們也是如此的歷史生成物」。

本書的寫作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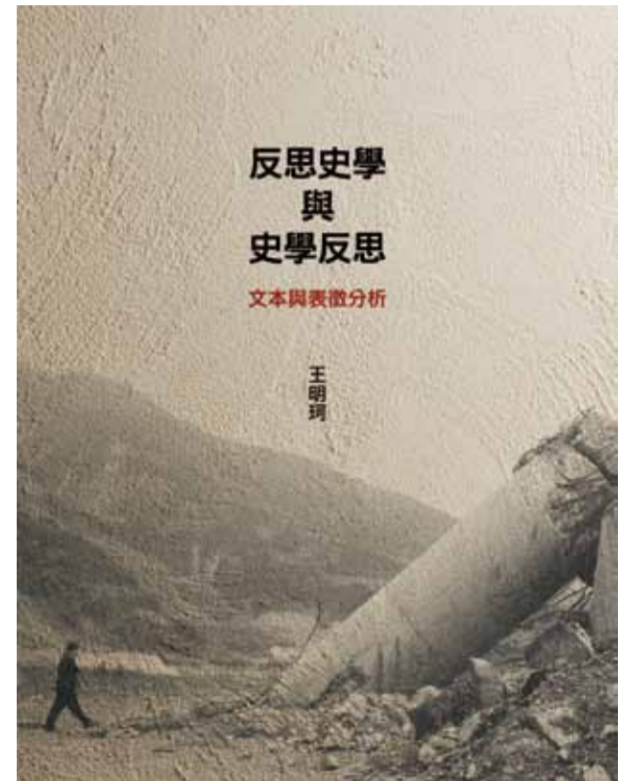
我寫這本書，首先，是為提出一套分析種種文本、表徵（表相）以探索社會情境（本相）及其歷史變化的方法。這是一種結合多種社會科

學的歷史學研究，我且稱之為「反思史學」。這也是我，一個「歷史學家」，對史學的反思。然而讀者也會發現，我從人類學、社會學中得到許多思想泉源，因此這一套分析方法不僅應用於史學，我也希望它能對人類學或對人類社會文化的一般性研究有些貢獻。

在這本書中，我將介紹社會記憶、歷史記憶、文本、文類與歷史心性等概念，透過實際且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它們，同時提出一種對歷史與社會研究材料（如歷史文獻、圖像、人們的社會行為、口述歷史與神話傳說等等）的分析法。這樣的分析方法，對我而言並非只是理論，而是近年來在研究著作中的實踐，特別是在《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與《游牧者的抉擇》這三本書中。這也說明我寫此書的最初動機：在寫作及出版上述各書的過程中，我不斷問自己，為何我認為自己得到的結論是正確的？為何我的分析邏輯合理？以及更重要的，為何我認為由此產生的知識有助於促進社會之和諧與公平？因此本書也是上述幾本書的作者自我剖析，以及向讀者的告白。

這本書除了提供學術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對社會有一般性影響：我希望它可以讓一般讀者從中得到一種觀察、認識周遭世界的方法，讓讀者練就「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塵世界變幻萬端的表相，認識表相下的事物真實本相。最後，當然，既然是反思性研究，我也將透過這本書表現自己對歷史、文化、社會以及相關學術的反思。

為了這些寫作目的，在這本書中我將舉出許多實際的、生活化的例子，來說明一些複雜的人類學、社會學理論。這並不只是為了方便一般讀者的閱讀，而是，我認為學術「理論」原來便是很簡單的東西，它們只是學者為了解複雜的人類社會文化現象所創造的一種思想導引工具。它們的終極用途是讓我們了解人類複雜的社會文化現



象，因此它們的效度（或可靠性），除了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經驗或田野民族誌知識中被檢驗外別無它途。反倒是，講究純學術研究的學者們經常發明（或翻譯出）一些拗口的詞彙，夾雜在文法不通的句子中，讓學生們產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愛慕，卻又捉摸不著其精髓。這樣的學術風氣，也造成學術與社會脫節；學者的精力與關懷大多只放在學術圈與「理論」之中。因此，將學術由雲端拖到塵世間來，讓學術重回社會關懷之中，這也是反思性研究的要務之一。

在這本書中，我引來作為分析對象的文本（如《史記》、《華陽國志》）、圖像（如三國演義之英雄人物繪像）、文類（如正史、方志、族譜）、文化表徵（如少數民族服飾、羌藏族之山神崇拜），以及社會現實本相（如中原帝國、郡縣、家族、少數民族），都是中文世界讀者所熟悉的，因此這也是一本為中文讀者所寫的文本、表徵分析著作。

失神——作家的挫迷與書寫

◎王幼華

許多作家都會有受到創傷或與人群隔絕的經歷，在那段時間裡，他必須依靠迷離的想像與編造故事，來渡過難捱的日子。這個過程我稱之為作家心靈的「挫迷」狀態。例如：白先勇七、八歲時得到二期肺病，當時號稱「童子癆」，死亡機會很高；因為這個病，從此與人群隔絕。這病拖了四年多，一位很會說故事的廚子老央，說了薛仁貴、樊梨花之類故事，給他很多安慰，協助渡過那漫漫的長日。不過病癒之後，還是個受到寵愛的孩子，家庭給了他溫暖與滋潤。因此作品還帶有浪漫的情懷，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讀起來也十分入眾且可親。



張愛玲則不然，在一九四四年時發表的短篇散文〈童言無忌〉、〈私語〉裡，有很生動的描述。一九三七年她十七歲時，因為和繼母發生衝突，父親將她打得很慘，揚言要開槍。鬧完之後，父親把她關在一間空房內；囚禁期間患了痢疾，幾乎死掉。父親不給請醫生、不給藥，似乎希望她死掉。半年多過後，她活下來並逃離家庭，投靠母親。被關在小屋子內半年多，除了一位下人，沒有可以接觸的對象。受過良好教育的，敏感，性格戲劇化的大家閨秀，生活驟然的改變，與世

隔絕的孤獨、哀傷與病痛，可以令人感覺到瀕臨瘋狂的痛苦。這樣的精神迷離與人格近乎解體的創傷，為她的作品埋下了冷峻與悻悻的風格。之後她為了生活賣文維生，在名利、情慾裡掙扎，時時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必須與醜惡現實搏鬥的悲哀。

「挫迷」狀態在魯迅的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跟著南京政府搬到北平，與兄弟周作人住在紹興會館，這段時間有七、八年。彼時三十歲的他，每日在破舊陰暗的會館內，校錄嵇康的文集，抄寫金石拓本，與橫死的古代才人為伍。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這裡，他寫出了〈狂人日記〉、〈藥〉、〈明天〉等小說。他在《吶喊》集的序中談到了一些當時的心境，幼年時家庭的變故，留學日本時讀醫的不順遂，辦文學刊物的失敗，曾有的壯志與熱血得不到呼應，而今只能在這裡消耗生命，讓他感到鬱抑不安。他在描述居住環境時提到，這個居地十分僻靜，少有人來，庭院槐樹上曾經吊死過一個女人。這個充滿怨念的無名的死去的女人，她並非僅是場景與心境的襯托而已，而是魯迅心靈的投射，一個飄忽而淒厲的映象，也應該是這幾篇小說的重要推手。作家描述感覺到處都有人要害死他、吃掉他的迫害妄想症的患者，要給孩子吃人血饅

頭癡愚的華老栓、華大媽，寡婦死兒子未來沒有指望的單四嫂等等，確實可以看到女鬼忽隱忽現出現在作品中。這個怨魂每日陪伴陰沉的文人，絮叨她的苦悶，為他磨墨，鋪紙，透過那曲折的心思寫出這些作品，震撼了無數人的心靈。

很少人知道，這個無名的女鬼，激發了整個世紀中國新文學的萌發。

至於台灣作家賴和、龍瑛宗、吳濁流、李喬、七等生等人作品中，也很容易看到「挫迷」的記述，盤繞於他們身邊的則是另一個無名女鬼。這怨鬼是位一直被（外來的人？）騙財、騙色，飽受欺凌的可憐女子。她在家破人亡後，最後只得上吊在林投樹上。這個冤魂披頭散髮的出現在吊死的樹下，始終沒有離開，那些被纏繞的作家，似乎也掙脫不了束縛，在作品中反覆替她敘述被侵害的悲情。

這個時代並不那麼沉重，這本書裡雖是依這樣的脈絡來創作的，但筆下的鬼比較豐富、多樣，看起來輕巧有趣多了。上述那些作家除了七等生之外，幾乎沒有談論過神，不曾進行過相關的書寫與思辨，而我則以為這是個很好的領域，畢竟神也是不斷在人間行走；不時被看到的。

書，記憶著時光——如斯勇敢，如斯自在

◎封德屏

「一樓二樓，二樓一樓，左腳右腳，右腳左腳，揹著書反覆登樓，直到汗流浹背、筋疲力竭為止。重複的勞動，像進行陶侃搬磚的行業儀式，……不過這種勞動卻讓工作顯得某種真實的負重。」志峰在〈倉庫〉一文中，如是描寫著在出版社工作時與書籍的肉搏接觸。

好一個真實的負重。

在台灣，一位人文出版社的文字或企畫編輯，很難避免不參與文字、企畫以外的出版流程。我與同仁曾為了將一張張高雅的手工邀請函，一個個繫上美麗的蝴蝶結緞帶，忙到深夜；為了趕在週休二日前寄出雜誌，全體動員（五、六個人）分書、裝袋；暴雨突襲，地下室漏水，大家捲起褲管搶救倉庫圖書；出書高峰期，必須到製版廠看完最後一校，馬上上機；郵寄來不及，立刻補充快遞，送書到焦急的作者手中……。是的，唯有經歷過出版從無到有的每一個過程，對「書」才會有一種「真實的負重」。

這樣，似乎可以說明當初邀請志峰為《文訊》撰寫專欄的原因。

志峰這本《書，記憶著時光》，分為「書時間」、「書語錄」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的十七篇文章，是為《文訊》撰寫專欄的成果。志峰和幾位作者輪流寫，時間持續了三年。每篇文章都環繞著「書」，閱讀、編輯與出版，工作的感悟、出版產業的現實與憧憬；有個人的體驗、思見，也有對文化的策勵、期待。讀志峰文章，心情很特別。在他飽含知識性的文字外，總是令人心境跌宕起伏，有共鳴，有鼓舞，更多的是反省、深思。

面對文學與出版的殘酷，志峰始終保有一份純真與浪漫，這是一種人格特質。他進入出版社當編輯，進一步承重整個出版內容與方向，當市場日趨冷清時，人文出版社要兼顧理想與現實，志峰在其中折衝琢磨，必定得鍛鍊出來一種制約浪漫的理性。

在〈鐘聲為誰而鳴——出版的九個理由〉一文中，「為什麼從事出版？」志峰不斷自我問詢，自我回答：因為他想知道「書」還有多少種可能；因為他有一種隱微的收藏癖，希望網羅各家作品，讓讀者在其中悠游，尋找繆思蹤跡；因為出版給了他明確身份，有了工作重心，他開始有意識的挑選作家作品來擴充心中的文化版圖，也見證他的時代參與和時代關懷……；志峰更認為，出版是一種抵抗，抵抗遺忘，抵抗庸俗。他提出法國法雅出版社發行人諾哈（Olivier Nora），在二〇一三年巴黎書展一場論壇中，擲地有聲的注解：「我是一個出版人，我的工作提供選擇，而非回應市場。我的工作，是讓值得存在的創作有生存的機會，也許一年二年或十年後，有兩三本或十本書能成為真正重要的書。而這一個出版人的信念，這份工作需要時間來衡量價值。」

是的，至今堅持在出版場域的我們，也許和志峰一樣，只是基於某種信念，相信優質的出版物最終可以改變一點什麼。

志峰用自問自答的方式來傳達對從事出版行業的態度，他對出版的認識會呈現在出版品上，也讓自己的出版社有清晰的風格及定位，利於社會大眾的辨識。志峰也未停止追尋更高

的典範，讀完岩波書店前社長大塚信一的回憶錄《追求出版理想國》後，他感到「遠天似有一片亮光」，乃大步向前。

本書第二部份是志峰多年來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隨筆，共二十四篇內容聚焦在「書」的評論、介紹、感思。這些篇章一路標示著：他行腳出版工作堅定的身影與步履，過程中對出版、對編輯始終如一的熱愛與期待。他長期浸淫出版實務中，對現實與理想的扞格，早有敏銳的覺知。但他胸壑自然，調風調雨調霜雪，自有應對之道，變異的惡劣環境，似乎從不減損他對閱讀及出版工作的志趣，延緩他前進的腳步。

志峰用〈編書狂〉一文作為書末的跋，頗耐人尋味。編輯在整個出版的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可以啟動什麼關鍵性的力量？怎麼做才能恰到好處？

我所敬仰的美國資深編輯人葛羅斯（Gerald Gross）在〈一位編輯老兵的省思〉一文中說：「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份是繫於編輯人身上」。是的，挖掘好書，發現充滿熱情、不斷提昇自我的作者，很大部份要靠編輯的直覺。葛羅斯認為：「作者必須知道，編輯是激發作者、鞭策作者，甚至是逼迫作者達到創作巔峰的必要力量。編輯有他們自己的創造力，優秀編輯通常具備了批判性的分析能力、超然的眼光，他能診斷出作品中的優點和缺點。編輯與作者互相肯定、尊重、欣賞，在專長上互補，才能造就出最好的書。」

志峰不斷自我鞭策，讓自己更有力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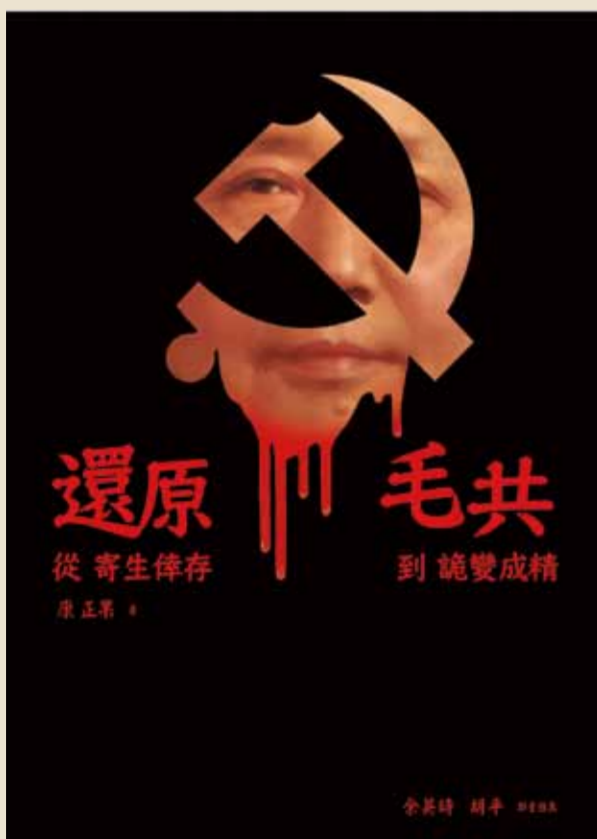
清楚自己選擇要走的路，有何險阻，通往何處。也許偶入叢林幽谷，有香草妍花，倖事固值一樂；但更多時候，卻是身陷險灘深淵，舉足維艱，淒風慘雨中還能苦中作樂，實屬不易。這一切，只因一顆不死的文學初心，讓他昂首邁步，勇往直前。

我相信，志峰和許多仍在編輯崗位的我們，都能繼續享受因編輯工作帶來的創造力、想像力以及這種深刻的滿足快樂。

我希望，每一位從事出版工作的人，也都能如斯勇敢，如斯自在。

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康正果



有位朋友曾寫信對我說：「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為世界和人類文化服務的層面上，俄國人交出了史達林，德國人交出了希特勒。」接著他大發感慨，為中國人不但沒交出毛澤東，還把毛當作民族的驕傲以示人的現狀而深感失望。我回信告訴友人：「確切地說，並不是中國人至今還不交出毛澤東，而是中共不准中國人民交出毛澤東，是中共不願意，也不敢交出，交出毛澤東就等於交出了他們自己。」中共集團與毛澤東相依為命，毛身雖死，毛魂猶活，其陰影至今仍籠罩華夏大地，更擴散到海峽這邊的人群中。所以要批共就必須同時批毛，要揭示

中共反國家、反民族和反人類的本質，應首先從清算毛的罪行入手。

在辨認毛共本質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只受黨化教育的大陸居民盲點深重，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不少海外華人也都是認識很模糊的。前不久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親民黨領袖宋楚瑜出面祝賀，他當場竟背誦毛澤東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與柯相勉，而柯市長居然也起大拇指，開懷笑納。從今日台灣民眾「去中國化」和建樹「台灣主體性」兩點最基本的國民意識出發來看這個問題，竊以為，宋楚瑜在媒體聚光燈下背誦毛澤東詩詞，那種作秀的行動本身就具有政治不正確之嫌。然而台灣媒體竟予以容忍，並未見發出多少嚴正的批評言論。由此可見今日台灣輿論的反共意識疏忽麻痺之深。對於藍綠兩不自覺地回歸著善緣。」

那部回憶錄出版後，我隨即在批評毛的課題上努力補課，決心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時期，紮實修煉我推進善緣的「正動」能量。我開始大量閱讀毛澤東著作以及與毛和中共黨史相關的書籍文章，特別是讀到像張國燾、龔楚等與毛澤東共處過的中共高層人物所著紀實回憶之作，始得以阿凡達一樣穿越歷史迷霧，加入到他人的經歷中近距離感知毛澤東在價值階序上的低劣原貌。

本書既非為毛澤東立傳，也非中共黨史模式的編年敘事，而是將毛澤東其人其事及其文置於中共自成立到武裝奪權成功的脈絡中夾敘夾議，做出應有的歷史審判，為必須伸張的轉型正義提供一連串嚴正的證詞。原稿的敘述終止於內戰結束，後來接受出版社主編廖志峰先

生建議，我又特別補寫最後一章，一口氣縷述了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禍國殃民的史實。在此我首先要對廖志峰表示感謝，是他的建議促使我寫成足以與本書正文部分相映成趣，形成強烈呼應的結語，從而突顯出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發生的重大變異。我就此也便把批評毛的書寫告一段落，算是給讀者做出了完整的交代。

身為一普通的中文教師，本人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作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院學養，更不擁有解密檔案或得自當事人談話的珍稀資料。寫這部敘事與議論參雜的厚書，我無意在史料發掘上出奇取勝，而只滿足於從已經面世的史料中勾勒線索，搔到癢處，做些舉一反三和點到即止的工作。歷史意識的覺醒如今在大陸已遍及民間，從體制外和非學院立場上批評毛的作者群日益壯大，中共不交出毛澤東的禁錮現狀正在被堅決要交出毛澤東的民間人士分段拆除，逐步突破。在撰寫此書過程中，我特別借重了幾位五〇、六〇後一代作者的著作，其中有堅守在體制外，埋頭作獨立研究的蘆笛、陳小雅和顧則徐，還有人在學院內教書，卻敢於摒棄官方話語的高華、單少傑和楊奎松，他們的研究成果使我獲益良多。

老友周劍岐更是要在此加倍感謝的重量級人物。讀者若讀過我《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一書，當會對周君的思想及論述留有印象。周君經常通過電郵傳給我他在網上發現的資料，還借給我他自費購買的書籍。我寫稿中有所疑難，停滯不前時，他及時開導疏通我的思路。我每完成一章，他總會及時閱讀初稿，提出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埋頭寫稿的三年歲月中，若無周君一再鞭策，我很可能會在寫作中途氣

餒而輟筆。通過電話和電郵互相交流，周君可謂自始至終地參與了我這部書稿的寫作。

我還要感謝友人胡平和台灣政大的陳永發教授為本書撰寫導讀序言。在深入瞭解中共黨史以及毛澤東其人其文的閱讀方面，兩位學者的有關論述均對我有不少啟發。我自1994年移居美國即訂閱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可以說自從那時起，該刊上登出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胡平的文章，都影響到我寫這部書的思路。陳永發所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史實詳盡，敘述縝密，也是我寫稿過程中一直參照的歷史坐標。

我最後要感謝耶魯大學東亞系的領導及各位教授在我退休時授予我榮休（emeritus）待遇，這待遇使我在退休後能享有與在職教員同等的借書特權。如果沒有耶魯圖書館東亞部豐富的收藏供我盡量參閱，我這個「還原毛共」的工程根本就無從下手。我同時還要感謝耶魯東亞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一直資助我從事共產文化研究的豐厚經費，使我得到到台灣查找和購求所需的大量書籍。

隨著讀者日增，讀者日減，台灣書籍出版業的營銷也日益艱難，經營者在出版選擇上大都偏重市場效果。再加上中共方面的出資收買和文化滲透，島內的不少書商在涉及大陸的敏感問題上便顯得膽小怕事，也幹起了自我審查的操作。像允晨文化這樣不太過份計較收益，更不在乎中共當局好惡，而始終堅持其出版原則的出版社已越來越少了。我因此要再次感謝廖志峰及其他相關的主管人士。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書展座談會

日期：104年2月13日 星期五

時間：11:00~11:45

地點：世貿一館黃沙龍

主講：單德興

與談：廖志峰

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以下簡稱「廖」）：

我在編這本書時就對單老師說，台灣的讀者、年輕的作家如果夠聰明的話，應該來看這本書，可以學到很多功夫，因為單老師把很多學者、作家對作品、創作、翻譯、學術的理解和獨到的心得，都在書裡無私地分享。這本書至今在市場沒有得到很大的迴響，我覺得蠻可惜的。我一直認為台灣讀者在閱讀的層次上可再提升，這樣對社會視野的打開，或創作技術的提升，都是很有幫助的。

接下來要問的大問題，也是我今天最後一個問題：這本書裡的八位受訪者是如何挑選的？你在訪談過程裡有什麼特別的觀察、特別的領會想要跟讀者分享的？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這本書有八位受訪者，十一篇訪談，光是王文興老師的訪談就有三篇，齊邦媛老師的訪談有兩篇，整個過程可說是「水到渠成」。像余光中老師是一九七二年我進政大西語系時的系主任，我們大二時他教英國文學史，是他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前的台灣的「關門弟子」，王文興老師是我唸台大外文研究所時的老師，當時修他的英美現代小說，算算都已是幾十年的師生關係了。

訪談次數最多的其實是齊邦媛老師。先前我跟李有成老師、張力先生一塊訪問台大文學院前院長朱立民教授，後來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他的口述紀錄，為台灣的外文學門建制史留下一份紀錄。接著我就想做外文學門女性學者的訪談，跟已故的趙綺娜博士與齊老師進行過二十次左右的訪談，並不包括本書這兩次。那些訪談稿稿稿齊老師大幅改寫，成為轟動海峽兩岸的《巨流河》，連連得獎，包括昨天的行政院文化獎和先前的總統文化獎。

哈金先生則是我的研究對象。巧合的是，那篇訪談與台北國際書展有關。二〇一二年美國在台協會要舉辦「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邀我趁哈金訪台時在美國在台協會做了場錄影訪談，其中有幾分鐘的影片在後來的特展中播放。

錄影當天我個人也全程錄音，事後整理出來，經哈金本人過目，就成了這篇訪談。

《卻顧所來徑》收錄的十一篇訪談分成三大類：創作篇，翻譯篇，學術篇。創作篇訪談的三位作家除了先前提到的王文興、哈金，還有林永得。林永得是第三代華裔夏威夷詩人，受中國古典詩影響很大，他的英文詩文字平淡，意境深遠。他在一九九七年讀到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義憤填膺，從一九九七到二〇一二年總共寫下了一百零四首詩，就是《南京大屠殺詩抄》（The Nanjing Massacre: Poems）。我對這個議題原本就感興趣，也好奇身為第三代華裔的他為什麼會對這個議題這麼感興趣，於是進行訪談，發掘出不少第一手的資料。

跟王文興老師的三篇訪談合計一百一十頁，佔本書的四分之一，應是研究他的學者和喜愛他的讀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其中較長的兩篇訪談很特殊的是從文學與宗教的角度切入。他是天主教徒，一九八五年受洗；我是佛教徒，一九八八年皈依。因此，這兩篇訪談既是師生之間的對話，也是外文學者之間的對話，又是不同宗教信徒之間的對話。從這些對話中我驚訝地發現他的視野開闊，包括對中國佛教文學、道教文學、筆記小說的熟悉和推崇，而他對於宗教與聖經都有獨到的見解。換言之，從訪談中讓我們看到王文興的另一面，而這一面涉及他的終極關懷，與現世的寫作有些關連，也有些超絕。

至於哈金，他的英文創作在台灣都有翻譯，但在大陸幾乎全被禁。一般人主要是讀他的小說，旁及詩作，較少從移民文學的角度切入，所以這次訪談特地從移民文學的角度請他現身說法，說明自己如何從美國文學中得到養分，又如何回饋於美國文學。

翻譯篇的三位受訪者——余光中、齊邦媛、劉紹銘——都是華文世界的重量級人物。余光中老師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他文學寫作的「四度空間」，但一般人都著重他的詩和散文，很少談論他在翻譯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也就是他所謂的「譯績」，或者他對翻譯理論和評論的看法。我這篇兩萬多字的訪談集中於翻譯，來彌補以往的缺漏，希望有利於讀者對於他的「四度空間」的認識。

齊邦媛老師的兩篇訪談中，有一篇關於翻譯，

因為她早年在國立編譯館時大力推動台灣文學的英譯，於一九七〇年代就編譯了兩大冊，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當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殷張蘭熙女士因為健康因素不得不卸下重任，她又為朋友兩肋插刀，接下總編輯一職，繼續譯介台灣文學，後來又跟王德威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推出一系列台灣文學英譯，到現在出版了大約三十部。在這次訪談中，她分享自己讀翻譯、做翻譯、教翻譯、推動翻譯的經驗。

至於劉紹銘教授，他在美國大學教書時，英譯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和兩本台灣短篇小說集，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又以中文譯介猶太裔美國文學和華裔美國文學，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

由於台灣學界不重視學術建制史，所以我在學術篇特別強調台灣的外文學門建制。第一篇訪談的對象也是齊老師，因為她一九四七年就來台灣，擔任光復後台大外文系第一位助教，後來到中央大學任教，創立了外文系，又到國立編譯館服務，於任內推動英譯與中譯計畫，在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時，她是十二位發起人之一，見證並參與了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的發展。

另一位訪談對象李歐梵先生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平易近人，大學時期跟白先勇、王文興同班，後來雖改學歷史，但不忘情文學。他先前出過兩本訪談專書，這篇訪談採取另類觀點，請他把「李歐梵」當作「文本」，進行自我解讀，由他暢所欲言，全篇有三萬多字。

最後一篇是周英雄教授的訪談，我沒想到七十多歲的他居然是余光中老師早期在師大研究所的學生。他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拿到博士學位後，赴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回台灣創立交大外文系，也擔任過中正大學副校長、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和教育部顧問等。我的訪談請他從學生時代開始，談論自己的學思歷程，尤其是從學術的角度觀察台灣外文學門的發展。

因此，這本書的創作篇、翻譯篇、學術篇都跟我身為台灣外文學門的學者這個身分息息相關。我很慶幸有機會訪問這些傑出的作者、學者、譯者，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與華文世界的讀者分享他們多年的經驗與心得。也很感謝允晨出版社不計成本，精美印製，並放入當代名家系列，以達到推廣的目標。

廖：謝謝單老師的分享。單老師的書稿我不



敢退，但當初單老師所擬的書名「扣問與迴響」卻被我退了，因為聽起來比較平板。後來單老師自己選了「卻顧所來徑」。這個書名的意義非常深遠，指的是作者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而訪談者也把這個過程放到書裡，這其實是很難得的心靈旅程。剛才單老師講到李歐梵先生的「自我解讀」，讓我想到大學時代讀陳映真的小說，也讀到許南村評論陳映真的文章，後來才知道許南村就是陳映真，而作家評論自己的作品具有特別的角度，有些是其他評論者所不知道的。這種自我剖析的情形其實挺特別的。現在開放現場提問。

單：我今天特地準備了《文學心路》要贈送給提問人。這本書是我選譯《巴黎評論》的名家訪談，已經版多年，其中包括了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艾略特（T. S. Eliot），小說家有剛剛提到的佛斯特，《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諾貝爾獎得主福克納、海明威，黑人作家艾里森（Ralph Allison），小說家梅勒（Norman Mailer）等，可說是《巴黎評論》訪談錄的精華。

問一：訪談本身是個選擇，有時候是不是會溢美之詞？盡量講訪談對象好的一面。二、三十年後再看這個作家，是不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文接四版）

青年勞動新藍圖——勞工的苦，誰知道

◎鄭麗君

我國勞動基準法是在1984年公布施行，到去年已經整整三十年了，然而，勞基法的施行不但沒有帶給勞工更好的保障，相反的，我國的勞動環境在這三十年間，惡化的情況遠超出想像。在我國經濟狀況還處於成長高峰期，勞動問題著重在勞動條件的確保及改善；近幾年來，隨著產業進入結構調整期及全球大環境的衝擊，經濟成長趨緩，勞動環境開始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就像海水退潮，最後暴露了沙灘上滿佈的礁石。一開始是失業問題，接下來衍生出新薪資長期停滯的低薪化現象，再後來從事非典型勞動的人數遽增，最終所有的勞動問題都爆發在這個時代的當下。

青平台基金會已經五歲了，這五年以來，我們持續和關心勞動權益的專家學者與社會各界對話，也嘗試提出解方。我們希望將這段時間的思索及心得正式地向社會報告，因此決定將五年來的研討成果，集結成「青年勞動新藍圖」一書，透過拋磚引玉，期盼能為改善台灣勞動環境貢獻一己之力。

書第一篇的主題是「青年低薪化」的成因，在本文中直接點出引發台灣青年低薪化、貧窮化的原因，除了經濟成長趨緩的遠因之外，近因則是於2009年由政府推動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導致企業之後都以低於大學畢

業生薪資的22K作為大專院校畢業生起薪標準。

第二篇，探討非典型勞動中的派遣問題。勞動派遣的非典型勞動，逐漸被政府與企業所採用，導致派遣勞工的人數快速增加，成為現代勞動彈性剝削的新型態。目前政府也意識到此一問題的嚴重性，正在規畫制定《派遣勞工保護法》，但是，如果此法案內容無法確保派遣勞工的就業安定、保障派遣勞工的勞動權益、明訂要派單位的雇主責任、正面表列派遣進用行業、建立派遣業的管理規範，那政府的草案就是虛應故事，毫無意義。

第三篇，透過解構薪資與企業營收，來說明台灣基本工資調漲與員工薪酬友善計畫的必要性。其中員工薪酬友善計畫將分為修正基本工資調漲公式、基本工資審議機制健全化、薪酬委員會職能擴充及增設勞工代表，三個階段進行探討。最終期望薪酬委員會能有勞工代表出席，以有效掌握各階層員工薪資水準與高階主管薪酬差距，適時捍衛基層員工的調薪的權利及發言權，達到企業利潤共享之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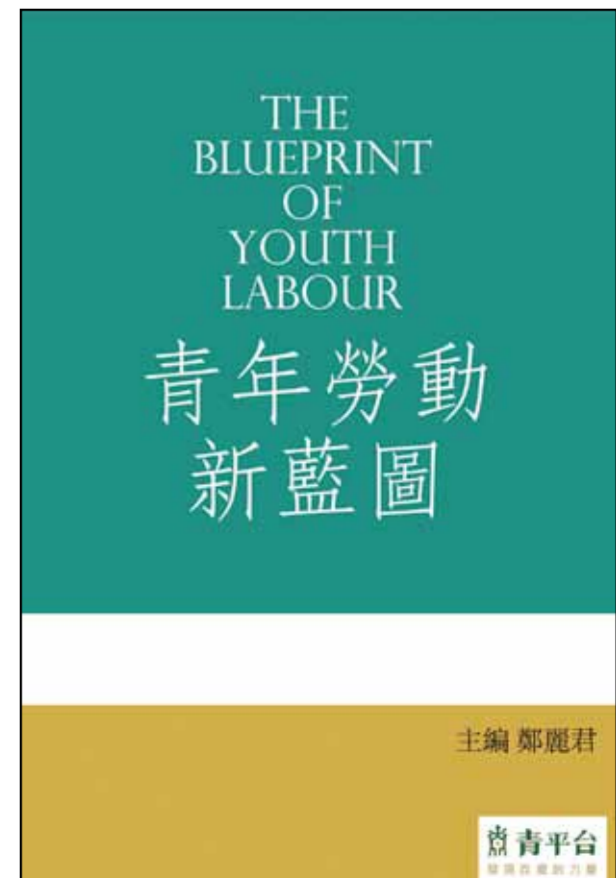
第四篇，則談到全球化時代下所面對到的移工問題。至去年年底為止，台灣的外籍勞工人數已破55萬人，而且人數持續增加當中。隨著外籍勞工的人數擴大，政府也應該提供更完善的勞動環境，但是性侵害、仲介剝削、惡劣勞動條件

等危害人權事件經常發生，這只突顯了政府外籍勞工政策的漏洞百出，急需全面檢討。建議政府應制定「移民工作管理法」、成立「移民工作管理局」、制定「就業平等法」、修改包括「勞工退休金條例」等明顯對移工差別待遇之法規，並針對台灣產業和人力需求進行盤點，創造更具人權的外籍勞工勞動環境。

後一篇，將焦點回到勞動保障的基石，也就是勞工社會保障制度，從出社會工作到退休後的每分鐘都與勞工息息相關。目前台灣勞工保障制度都是以「職業別身分」來進行不同的規劃，長期來看，勢必會因為不同職業別的社會保障不同而產生台灣社會內部的衝突。建議未來將針對軍公教與勞工退休制度進行改革，例如：軍公教領取月退休金的年齡，應調整與勞工一致；軍公教的退休保障應保險化、財務自律，不再依賴預算撥補；勞工的社會保險準備金精算後應降至六個月；勞工強制一定限期前選擇退休給付方式等等。

未來台灣的勞動環境會不會繼續惡化，有沒有改善的機會，與青年的未來息息相關。青平台基金會的每一個成員，不只一次反覆捫心自問，我們還能做什麼來改變現今的勞動環境？怎麼樣才能號召社會能量來改善勞工朋友所承受的痛苦？「青年勞動新藍圖」一書是我們的一個嘗試，希望透過對台灣惡劣的勞動環境總盤點，讓我們

思索出未來的改革之路，讓台灣勞動處境的惡化到此為止。我們有信心，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停下來關心，提供一己之力，那未來不會更差，只會更好。



《鯨騎士》、《吉普賽之王》作者 威提·伊希麥拉 (Witi Ihimaera) 來台見面會

日期：104年2月13日星期五

時間：18:00~19:00

地點：世貿一館主題廣場

主講：威提·伊希麥拉 (Witi Ihimaera)

與談：夏曼·藍波安

主持：廖志峰

翻譯：陳正杰

廖志峰：謝謝威提。夏曼老師到場了，在夏曼老師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下，為什麼要請夏曼老師來跟威提對談。其實大家都知道夏曼老師是台灣海洋文學作家裡頭最具代表性的，同樣在他的小說作品裡頭，可以看到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同樣的，威提的小說，它是毛利人的文學，是用英文寫作把毛利文學帶到世界文壇很重要的代表作家，所以在紐西蘭的代表團來台的時候，就是由他代表致詞，地位可見一般。至於夏曼老師，我跟夏曼老師並不熟，但是我曾參加夏曼老師《大海浮夢》的發表會，這本書我深受感動，它裡頭從文化的角度敘述他自身的故事，他做了很細緻、很深刻的描寫，然後把你帶向海洋，帶向海洋的深處。

讀夏曼老師的《大海浮夢》時，我想到以前看過的一部法國電影叫《碧海藍天》，它的英文名字應該叫《The Big Blue》，主角是個潛水夫，他總是聽到海豚、聽到海洋對他的召喚，最後他停留在海中。夏曼老師他血液裡流的是海水，他也總是聽到海洋對他的呼喚，所以今天很高興夏曼老師可以來參加我們這一場分享會。就請夏曼老師來談一談他對威提作品的讀法跟看法，歡迎夏曼老師。

夏曼·藍波安：在這邊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跟這樣的一個從紐西蘭飛到台灣來的，很早就知道的一個作家，而且是原住民的作家，我也是原住民的作家。在這次的一個國際的場合同台，是我的榮幸。

威提比我大十歲，我是1957年出生。如果從我的經驗來說——閱讀的經驗，因為我從小學一直念書到大學、到研究所，從來沒有看到台灣有原住民的海洋的文學，從來沒有看過那樣的文學。後來我試著很忍耐的去閱讀《老人與海》，我就說這個是海洋文學？但是它卻是

(文接三版)

如何避免誇大，如何拿捏判斷，這些都考驗著訪談者的功力。請問單老師怎樣看待這些問題？

單：這就像是我剛才提到有些套用的公式：原本好像人生充滿疑惑，聽君一席話豁然開朗。但身為學者的我有基本的判斷與要求。而且這些受訪者雖然名氣很大，但也相當謙虛，講話的內容很實在，因為訪談者事先做了很多功課，把受訪者的著作和別人對他們的研究攤開來，事實俱在。更何況我認識受訪者多年，有些還是幾十年前的老師，老師在學生面前沒必要吹噓。總之，我們尊重老師與在專門領域有傑出表現的人，但不會因此犧牲作為學者和知識人應有的公允和原則，說些溢美之辭。所以，別人的訪談是不是揄揚受訪者，我不予置評，但我身為學者必須言之有物、言之有據。你不妨自己閱讀、判斷這本書，看我是不是平實呈現。

問二：請教你會不會再出一本訪談集？如果會的話，會有哪些名家，心裡是不是有譜了？

廖：如果這本書賣完了，就會出下一本訪談集。

單：我本來想問廖先生，會不會賠本賠怕了，不敢再出訪談集了。《卻顧所來徑》是我出版的第三本訪談集。第一本《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二〇〇〇年由麥田出版，收錄了十八篇訪談，受訪者包括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 (Edward W. Said)。第二本《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壇與文化名家訪談錄》二〇〇九年由允晨出版，收錄了九篇訪談，受訪者有亞

世界文學裡面的經典，我一直在問為什麼？為什麼白人的作家寫《老人與海》，它會變成經典？我們知道海明威的文字是非常美的，可是整個故事的，它所發抒，我一直問這個真的是海洋文學嗎？

我想我跟威提，我們同樣都有一點歷史上相似的處境，叫做「被殖民的民族」，然而殖民者這個國家不同，所以我們去接受所謂的教育也不同。我看了《鯨騎士》這本小說，他是寫這個小女孩跟她的部落、跟海洋、跟鯨魚之間的關係。一個作家，把他的一個想像換成是一個美學的展示。

我想全世界只有兩種人，男性和女性，然而威提說他的民族是父系社會，跟我的民族也差不多，是父系社會，我們先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去解讀《鯨騎士》，發現它帶來的，以這個女性為主軸，去看他的民族，去看他的部落，去看所謂的鯨魚這個故事，其中的神話為什麼不會去找一個男孩子代表一個主角來承繼他們的傳說故事，他變成是一個 Speaker。

同樣的在紐西蘭，在所有的部落，跟台灣所有的部落，我們都有矛盾，都有衝突，然而對一個作家來說的話，如何把自己的民族，記錄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個現代性，困擾了所有的全世界部落的民族社會。《鯨騎士》給我最大的一個驚喜就是說這個作家他提供給讀者的一個世界，是一種平靜的、穩定的。鯨魚如何跟這個民族密切相關的，牠帶來的是一種對未來有一些願景、有一些願望，這種完全不同於所謂的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的感受。它展現一種很寧靜的，一直在走的一種感覺，很寧靜，不疾不徐，可以看出一個作家功力。

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談法國作家畢爾·羅遜，他寫《冰島漁夫》，他形容海的時候，他把我的心抓住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的海，看到那個老人一直是一個悲劇、一個低能的漁夫，海明威沒有辦法形容海的千變萬化跟人性的關係。在台灣沒有所謂的海洋文學，後來我出來了，才有另類的海洋文學，我們從海洋文學的角度，以我是一個潛水夫、一個造船者、一個按照我民族生態實際生活的人，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它已經透露了所謂的紐西蘭跟

美小說家、詩人、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以及美國文學學者。《卻顧所來徑》則與華文世界關係特別密切。我還在整理一些訪談，其中不少直接以英文進行，都是我自認很有意義的訪談，希望有機會與華文讀者分享。

問三 (旅居瑞典作家茉莉)：我正在讀單先生這本書，我有兩個問題，涉及訪談的內容和訪談的技巧。我覺得這本書的內容非常扎實，很有分量，很有價值。在訪談的技巧方面，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能讓人看到受訪者的另一面。因為這些名家都會有自述，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尤其是現在使用 Google 搜尋、查閱維基百科，都可以查到很多資料，訪談者應該避免重複這些已有的資料。請問你有沒有發掘到受訪者自己都沒有認識到的隱秘部分？也就是說，連作家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卻因為你做過深入的研究、透過你來我往的問答而挖掘出來。還有就是對批評意見的態度，也就是挑戰性，刺激受訪者去認識自我。我自己做過一些政治性的訪談，譬如說我訪問達賴喇嘛，就專門挑他不願聽的部分，而讓他自己說出更多前所未有的事。

單：關於受訪者自己沒有體認到的面向，且讓我舉李歐梵先生為例。他本來只是自己在考慮將來是不是要往某方面發展，尤其是有關「雙語越界寫作」(cross writing)，沒太大把握，但在訪談中坦言：「跟你談過之後，有些事情想得更清楚了，至少更有勇氣了，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又如刺激受訪者自我思考或認識，以薩依

海洋、跟生態、鯨魚之間的生態信仰。所以我舉這西方人的兩本書跟威提的《鯨騎士》，我們看到海、看到鯨魚，看到不同的生物，跟白人所看到的海、所看到的鯨魚，包括 Moby-Dick《白鯨記》，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詮釋我們生存的環境，包括自己的民族信仰，跟白人或是漢人是有差異的。

我的結論是，有兩本書被翻譯成中文，而且也都要被拍成電影，對一個作家，對一個原住民作家，還有什麼比我們原住民作家被看見來得直接？我非常恭喜威提，我也非常榮幸有機會和這樣一個作家並排坐在這裡，謝謝各位。

廖志峰：其實我想夏曼老師的作品一定會被拍成電影的，夏曼老師的小說充滿了海洋、充滿了生態，顛覆了我們對自然的想像，在尋找一種自然的和諧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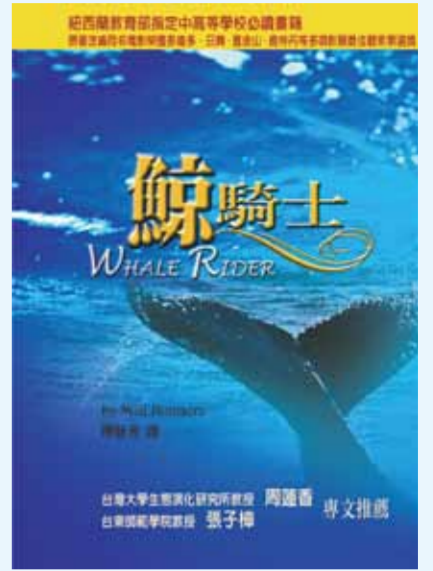
今天很難得的是，威提還帶來了一段很精彩的《鯨騎士》的舞台秀，趁這書展的機會，和各位觀眾朋友一起來觀賞。在看完了影片之後，我們就會進行讀者的簽名跟合照，好不好？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觀賞影片。

廖志峰：好，威提還有幾句話跟大家說。

威提·伊希麥拉：各位喜不喜歡？我很高興跟各位介紹，這個《鯨騎士》拍成電影之後，有一位美國的一個製作人到紐西蘭來把這本書又改編成音樂劇。1987年，這個書是在紐約寫的，那現在我要再回到紐約，因為這個音樂劇要搬到紐約的百老匯去演出了。我很高興紐西蘭的一個英雄故事能夠到紐約去上演，我也希望各位能夠成為在台灣的英雄。謝謝大家。

(表演紐西蘭毛利人原始家致敬的儀式)

廖志峰：謝謝大家今天晚上跟我們共度這個難忘的夜晚，再次感謝大家的光臨，也在此藉這個機會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羊年快樂、萬事如意，那我們就開始簽名，謝謝。



這些在電影裡面的演員都是我的親戚們，都是我的叔叔、嬸嬸、爺爺輩的那些人，他們大部分從來不曾演過電影，我跟他們講說他們要演電影的時候，他們都非常地興奮，在拍片的第一天，我的嬸嬸啊、舅媽們都很高興地出現，她們頭髮也燙好了，也擦了口紅，然後穿了個高跟鞋走在沙灘上。每一棟房子都重新粉刷過，在村子裡面，每一棟房子前面都有漂亮的花園。我們得跟他們說：「我們要你們原本的樣子，不要口紅、沒有高跟鞋，我們要的是你們原本的樣子。」我有一些姑姑、嬸嬸，從此就不跟我講話了。

我對《鯨騎士》覺得很自豪，我感到自豪的地方是它肯定了女人，在我這種父系社會裡面，我們很難去肯定女性在我們社會裡所扮演的角色。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我的一個女兒會變成紐西蘭的總理，因為我相信女孩子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我很榮幸我已經有兩部作品以中文在台灣發行，一部是《鯨騎士》，另一本是《吉普賽之王》，《吉普賽之王》的故事跟《鯨騎士》很像，只是它的主角是一個很叛逆的男孩子。由於《鯨騎士》很成功，之後我的外甥、姪子們都來跟我講說：「你必須要寫一本書講到我們的故事。」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籌拍一部電影，是根據這個《吉普賽之王》要拍一部電影，下個月就要開始在紐西蘭開拍了。我希望說所有看過《鯨騎士》的女孩子們，等到這個新片在台灣上映的時候，能帶著她們的男朋友去看《吉普賽之王》這部電影，謝謝大家。

德為例，我問他的幾個重要觀念之間的關係？如何將他自己的學思歷程分期？各期有何特色？他就說，這些問題他從前沒想過，經我一問，刺激他去思考並作答。至於訪談的技巧，我不敢說自己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反倒認為「寧拙勿巧」。最重要的就是準備工夫，認真準備的話，自然會有一些問題浮現。你在跟受訪者訪談時，有時會覺得他沒有完全解答你的問題，或因為他的回答

使你產生更多的好奇，想要追問。因此，對我來說訪談的基本工夫就是認真準備，然後隨機應變。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互信的基礎，不要讓對方覺得你不可信賴，以致不敢坦然相告。當然，在出版前，如果可能，最好請受訪者本人過目，確認相關資料無訛，沒有把自己的見解有意無意之間加在受訪者身上。這些都涉及訪談的藝術與倫理，必須特別留意。

荊棘中的探索

榮獲第39屆金鼎獎

「圖書類出版獎·文學圖書獎」



作家的書房

榮獲第39屆金鼎獎

「圖書類個人獎·圖書設計獎」

